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

三十九至
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瑞保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_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_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六

大秦

大秦一名犁靬

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犁靬國也

後漢時始通焉其國

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治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國

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
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髻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
車旌旗之屬又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
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傷其王無常
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
中國人也土有駭鷄犀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
縱者以盛米置羣鷄中欲啄米

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鷄也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

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璫瑁元

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

廣雅云車渠石似玉

瑪瑙

石似玉

寶出西

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寶藏宗反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

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

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

曹子建詩云珊

瑚間木難

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

自墮開口則旃毼亂出

前漢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

拳鬚長四尺五寸毼人志反

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

作氍毹毼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
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
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
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
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

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國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又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賫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元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

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

隱之至晉武帝大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

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外國圖云從喙巨北有國

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柱環行經記云拂菻國

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

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

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

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

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

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

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

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隣國

在秋薩羅國西南度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

俗獠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鶻莽鶻莽即波斯
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
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
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
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
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
賣不出納唯飲酒放浪終日其大秦善
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其國東南通交

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水西
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
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
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

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唐貞觀十

七年拂菻王波多力

新唐書云拂菻即古大秦也

遣使獻赤玻璃絲

金精下詔答賚大食強而伐之遂臣屬焉乾封至大定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種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紺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

之面王死則更鑄

已工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

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
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
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
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
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
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
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
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
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
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

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

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未記云

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案此亦在西北

即魏畧云短
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昌水之西都宿利城

後周史云
蘇利城隋

史云蘇蘭城記錄
音訛其實一也

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

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

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

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

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

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鷺鳥噉羊土人極以為
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
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
并布巾帔緣以織皮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
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
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
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
見也國人號王曰醫贊

才割反

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

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
釋之賦稅准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
諸夷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
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
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
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州畧同唯無稻黍土出名
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
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

大鳥卵眞珠玻璃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鍤石
金剛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毼護
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
胡椒萆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
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
天地日月水火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叛者鐵
灼其舌瘡白為直黑為曲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
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

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
左遣使獻佛牙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
有使隨昱貢方物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
不能有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
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後其王為大酋所逐大
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龍朔初又
訴為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

城為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為都督俄為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為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歷時復來獻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

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為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能臣大
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為歸信王後八年
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
留宿衛為黑衣大食所滅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來朝
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
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
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
婆脩疆宜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

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來朝貢七年訶毘施
王撩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獅子五色鸚鵡天寶時
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闌曰
蘇利息單曰建成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
彌治阿賒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
蒲萄石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為中國候新城之
國在石東北贏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
城後為葛邏祿所并

悅般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餽餉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

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讐數相征討魏太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

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是每使朝貢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治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似橐駝馬者皆有翼常

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
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
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
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
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疎勒國人

魏畧西戎傳曰
西夜并屬疎勒

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

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陀國治蔥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

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
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
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屬賓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

搜之東踈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

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

甲弮弓刀國法殺人刦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疎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蔥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時遣使朝貢

阿鈎羌

阿鈎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汗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

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彊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貢方物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

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
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
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
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
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鏐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
瓜州六千里嘗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甸攝
其國事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
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

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關下於是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

寶應時遣使朝貢

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

禽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

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蔥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歸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數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胄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載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東女

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之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

政王死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立之凡二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裒袖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垂璫足曳鞢履俗輕男子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咒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

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葬其皮內骨壅中糝金屑瘞之葬殉者至數十人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為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臂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

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卧
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曩弱水君董避和悉
董君湯悉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義蓬皆詣斂南
韋皋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
落耳自失河隴悉為吐蕃羈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
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皋處其衆於維霸等州
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
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

故謂之兩面羌

西女

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畧同種皆女子多珍
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子不舉唐貞觀
八年朝貢使至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
葱嶺西五百里在烏許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

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

百里能噉鐵夷俗謂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
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
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仍於
吐火羅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
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頓
達度為吐火羅葉挹怛王其後隣胡羯師謀引吐蕃攻
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為出
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

隸朔方行營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之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鏤玻璃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鞘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

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鎗石訶
黎勒石蜜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
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
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
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
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

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
須鬚似婆羅門婦女多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
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
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嘗
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
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着樹枝人摘取入手
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杜環經行記云
一名亞俱羅其

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壯大衣裳鮮潔容
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
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
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
王出禮拜登高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
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
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
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邪郭之內里
閑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綉
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為廬舍有
似中國寶舉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
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又千年
東其蔓普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
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回
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莽蒲孔反一名葵
蘆茷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

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有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瘡痂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馬又云米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米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揔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溉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棗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丈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顯葱芸臺胡苾葛藍單達茴香英薤

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鷄其俗以五月
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
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
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
食西界周廻數千里造屋無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
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糴彼往來相繼人多魁
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
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嗽
肉

人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

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寘於罪元宗赦之使者又
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
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

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
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為主闢地三
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
其忍有呼羅柵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
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
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
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
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

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差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
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因賜王書以招
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
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是
年本國及占城闍婆又致貢物於李煜煜不敢受遣使
來上因詔今後勿以為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九
年皆遣使入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
深體黑謂之崑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纁帛有

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二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
綿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
又遣其副蕃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
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牙
乳香鑲鐵紅絲吉貝五色雜花蕃錦白越諾琉璃瓶無
名異薔薇水等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帶束帛以答之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陀黎齎蒲希密表獻白龍腦
膾肭臍龍鹽眼藥白沙糖千年棗五味子偏桃薔薇水

乳香山子蕃錦駝馬褥面白越諾引對於崇政殿譯者
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今五稔未
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
聖恩降赦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
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太宗因
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隣為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
民裁及數千有都城界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
唯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致

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閣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成至三年，船主陀羅離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陀羅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年，又遣使婆欽羅三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乞不給回。

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年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陟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自國初以來數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来貢恐為西人鈔掠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

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為武寧司階每
入貢朝廷視其物多寡加賜答之以進奉蕃官為郎將
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
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
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軍
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延有陀婆
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延所
貢又有龍腦兜羅綿毬錦襪番花簞陀婆有金飾壽帶

連環鈎臂數珠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
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強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
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
清強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賈市者
以自盜論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至
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
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至中國其
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

二三尺故貴種稔國據諸蕃衝要其王錦衣玉帶躡間
金履朔望則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為柱綠甘為
壁水晶為瓦礫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
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
驍勇民居屋宇與中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為之市肆誼
譁金銀綾錦之屬種種而聚技巧咸精建炎三年張浚
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
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

故馬政浸缺武備不脩致邊徼內侵危弱之甚今若復損數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宜以禮贈賄而謝遣之乃詔張浚並不得受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六年俱以船舶入貢乾道四年進貢方物初遣使賫寶貝象牙乳香等入貢舟至占城為所奪訴於福建市舶上令以禮遣回開禧間遣使入貢

拂菻

拂菻國南東至減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

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達靉青唐乃抵中國歷代
未嘗朝貢至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沙靈改撒始
遣大首領脩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
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峯駝梨
杏千年棗巴攬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箏篴胡琴小箏
篳篥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
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
紅褐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唯

夏秋兩得俸給金錢錦縠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鬪戰鄰國小有所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皆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疋白金餅對衣金束帶

按唐史有拂菻國以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不廢而宋四朝史拂菻

傳則以為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豐時始遣使
入獻方物今以二史兩拂菻傳參之唐傳言其國
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餘界亦
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
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
為一國云

邈黎

邈黎國宋元祐四年般次冷夷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

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
于間條式從之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七

北狄

杜氏通典曰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別說文禮記明堂位有六狄之國以

畜牧為業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畜之所多則馬牛

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駝驢驢驢

橐駝言其負橐囊而馱物

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即超其母駒駃騠野馬類也生北海驛驢駃騠類也駃徒何反駃音決驛音提駒音陶駃音圖驛音顛又云驛驢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

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乃及涇陽地

今安定平涼郡

地並涇水之陽

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

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囿洛之

間

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囿音銀

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壯有林胡樓

煩之戎

今郡則樓煩故地

燕北有東胡山戎

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

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

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

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

破之

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今鴈門郡

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

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

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

十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于

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造陽在今鵠川郡之北襄平即遼東

所治今安東府

置上谷

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鵠川等郡

漁陽

今漁陽密雲郡

右北

平

今北平郡

遼西遼東

今安東府地

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氏

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鄰敵及

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

陰山今安東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云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

及秦亂

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

其故地

今洛交安化郡地

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

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

今雲中郡東南

帝因婁

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吕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

大入蕭關

今平涼郡蕭關縣

燒回中宮

今扶風郡界

於是置細柳

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

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

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

境又至于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

今郡

以隔絕羗胡

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
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
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
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川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
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
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
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
迫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

十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

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

今榆林郡單于府地

後又移

居美稷

今西河郡

滅宮等上書請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

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

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

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

劉元海則左

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

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

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盛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麤中强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

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
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
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
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
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
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
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涂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
夏勝二州之間

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

煬帝親幸其部

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

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

今平涼郡貞

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

今靈武郡總

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之議置其餘

種於河南朔北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

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

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

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

其主默啜寇定州趙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虜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顧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

工穀

豆反張弓弩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

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胡也襜處廉反襜魯甘反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

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

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秦之臨洮在和

政郡和政縣即長城所起處

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

至秦亂所謫徙戍邊者皆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

於故塞

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

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

而自立為單于

時秦二世元年

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

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樓煩已具前白羊未

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

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

延安郡
膚施縣

是時漢方與項羽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

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

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

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鞬氏

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鞬

雖相記有異
而其音相類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

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

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

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

氏蘭氏

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者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

直當也在

今媯川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

今上郡洛

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

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

也官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

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

匈奴秋社八月中秋會祭處

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小罪者軋

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左者以左為尊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

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晉張華曰匈奴名塚曰豆落

喪服近幸臣

妾從死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

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

包敵

包裏取之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戰而扶輦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

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將兵往擊之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

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

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乃使使間厚

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

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

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

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
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
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今安邊
及馬邑

郡之北
境是

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
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及樊噲李布等議之噲曰臣願

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報書卑辭答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

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上郡之縣也

擊右賢王右賢王

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言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

賢王不請

不告單于也

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

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

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謂匈奴再得漢讓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使不得還而漢又更不

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少吏

猶言小吏

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

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
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
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
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界上塞
下之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漢乃復遣宗人女為翁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使宦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牧畜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侯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甘泉漢甘泉宮在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

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
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
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今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車舟之
所達人跡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
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

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臣切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
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三十萬口耳未及漢
十石大縣也陛下何不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
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
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
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音窳庚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人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
悅服矣不然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

之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

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

于府榆林郡之地

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

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

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身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

邑歐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努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驍發驍謂矢之善者也矢道
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筰以木板為鐘木薦以木板為盾弗能支

也下馬地鬪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十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谷

蘭石雷石也可投人渠谷鐵蒺藜也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

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調謂算度之也

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

為中周虎落

虎落外藩也

先為室屋具田

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

今皆除其罪
令居之也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
同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

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
入為寇

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
得其所驅者令本土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
為備價贖之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

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

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上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

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謂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

伏兵

而待單于也

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

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
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

單于得尉史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乃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

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
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塞之當行
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
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
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得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俱為胡所敗其冬匈奴數
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於是漢使將軍衛青李息出代郡

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
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斗絕

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首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朔二年其年冬軍臣

單于死其弟左谷蠡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
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
其年匈奴數萬衆入代郡鴈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殺掠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築朔方
數寇盜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漢
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出塞七百里
夜圍右賢王右賢王逃亡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入代郡殺掠明年
春漢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塞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級而漢亦亡兩
將軍三千餘騎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

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

次王

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

用其妙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

絕幕

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

也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

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十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
三萬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
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
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
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
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

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新秦解在食貨志

而減北地以西戍卒

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

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

不能至乃粟馬

以粟秣馬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

糧重不與焉

負戴糧食者

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

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

與猶如也

遂獨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

因以名城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

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驃騎

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匈奴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
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井
余反從驃騎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水名也去令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吉遷辱之北
海上然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閱匈奴法漢使不
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遣太子入質求

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
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
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
廣田至眩雷為塞

眩雷地在烏孫北眩音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是歲翁侯信死漢用兵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
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乃坐穹廬外見信信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

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今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

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其盡也

匈奴

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於

是數使奇兵犯漢邊漢乃使郭昌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而悲留漢使是歲漢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時單于年少好殺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私告漢以兵來即發漢乃築受降城使浞野侯將二萬騎出朔方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殺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併軍沒於
匈奴兒單于立三歲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
列亭至盧朐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伉衛青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
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人會任文擊救

任文漢將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得而

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
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太初四年也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何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合戰為匈奴所圍陵降匈奴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
李廣利及路博德韓說等將兵出鴈門朔方五原匈奴
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衆待水南
與貳師接戰貳師引去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

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酒泉殺略吏民於是漢遣貳師將軍及商邱成莽通等將兵十四萬出五原西河酒泉單于聞漢兵大出急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又使李陵等將兵追漢軍合戰虜不利引去貳師將出塞匈奴使五千騎要擊漢軍合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會貳師

妻子坐蠱收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渡郅居水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要遮貳師貳師軍敗降匈奴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作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

自單

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嚮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

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

橋與
矯同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

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

未嘗肯會龍城

各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

罷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

人守之

秦時人有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

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

於是止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欲以通善意時

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

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

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
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
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

於余吾水上作橋

以備奔走

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
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
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明年匈奴使犁汗王窺邊言
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
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

千騎

無幾言不多時也

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皆張掖縣也

張掖

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其後以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言會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

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烏孫西域昆彌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馭畜產遠遁是以五將軍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匈奴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回者不能什一於是丁
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
數萬計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饑死人民死者什
三畜產什伍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攻盜不
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
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向和親而邊境
省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
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

漢罷外城以休百姓

外城塞外諸城

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

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者不能下虛問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是歲神爵二年也乃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鞬單于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服其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

虛閭權渠單于之子

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

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握衍朐鞬單于與戰兵
敗恚而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謀殺右
賢王右賢王乃與都隆奇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者
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兵敗走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右賢王屠耆單于殺右賢王後
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乃畔去自立為
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

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于既而車犁烏籍爲屠
者所擊敗烏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
者擊車犁車犁敗走其明年呼韓邪擊屠者屠者兵敗
自殺屠者少子右谷蠡亡歸漢車犁東降呼韓邪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